

千里雷声万里闪

延泽民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(上 集)

干旱千里，灾民遍野。

山野里，干裂的土地上，到处有灾民在挖野菜草根。

大路上，灾民成群结队，人声嚎啕。

在这幅荒凉凄惨景象的后景中，银幕上出现了以下的字：

“故事发生在1929年至1933年的陕北农村”。

夏夜的天空，繁星灿烂。忽然乌云密布，吞没了星星。接着一声鸣雷出现了闪电，闪电照亮了大地，照亮了一个庄户人家的院子。

院子里，一块席片上睡四个人，这就是剧中的几个主角：康大伯和他的两个儿子满仓、满囤，还有一个十来岁的男孩，是康大伯的外孙子，他的名字叫小栓。

又一声鸣雷惊醒了满囤，他猛然一下坐起来，望了望天空，把爹推了一下：“爹，快下雨了！”

爹和满仓同时迷迷糊糊坐起来，惊喜地眺望着天空的闪电。爹伸出手，想接到一滴雨水，但是，没有接到。

“回屋里睡吧，爹。”满仓说着便准备站起来。

“不要大惊小怪！”爹制止住他，“躺下睡。”

于是，三个人又都睡下来。

康大伯仰臥在席片上，望着天空的閃电，滿有把握地而且是以訓导的口气对两个儿子說：

“老天爷就是这么个脾气，它要下雨，人一躲，它就偏不下了；人不躲它，它偏会下。”

所有这一切，都沒惊醒小栓，他和一个小狗似的，蜷着腿，睡得一动也不动，几只大蚊子在他头上飞舞着。康大伯坐起来，从枕头下面抽出一块破羊肚子手巾，赶了下蚊子，把自己身上盖的破布衫，給小栓盖在身上，然后又睡下。

他仰望着天空的閃电，脸上呈現出微微的笑容，慢慢地閉上眼睛。

一个美妙的梦境出現了：

大雨如注，嘩嘩地下着。

康大伯和他的儿子、外孙子，赤脚片、光身子站在雨下，忙碌地修理农具——楔鋤把。小栓拿一块砂石头擦鋤头上的污锈。

雨后的盛夏山景：在綠格油油的谷子地里，閃爍着女人的手巾和男人的草帽。他們中間有滿囤和他的未婚妻梅梅及梅梅的爹媽。

在另一块茂綠的苞谷地里，康大伯和滿仓、小栓也在鋤草。

路边的树上，群鳥碎語。一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庄戶人家妇女騎着毛驢，后面跟一个小伙子，打路上走过来。

整个山野，歌声蕩漾。

众唱：“順得溜溜南风刮天那个阴，

細格濛濛的雨点呀就为百姓。”

滿囤：“紅格丹丹的太陽綠格油油的山，

莊稼人看見呀好喜也就歡！”

梅梅：“白格生生的臉臉太陽晒，

小格溜溜的手手也拔苦菜。”

大伯：“一不交租子二不交款，

莊稼人的日子也就好過哪。”

騎驢女人：“騎上那個毛驢來涼風呀就刮，

搖搖格擺擺也就坐娘家。

.....”

院子里，擠滿了賀喜的人。康大伯笑容滿面地迎接新來的客人。他和客人們都沒有握手的習慣，他只是把客人們肩上背的毛搭襖奪過來，背到自己肩上，表示對客人們的歡迎和接待。

“恭喜你，康大伯！”

“這天年，总算熬出來了！”

大門外，号筒“嘟嘟”地响了。看客中有人喊道：“新媳妇接回来了！”接着，一班吹鼓手吹奏起“得胜回营”曲。

一台花花轎打外面抬進來，落在院子當中。

院子里的方桌上，放一個小木盤，木盤里盛滿了銅元和麻錢。康大伯笑容可掬地出現在桌子正面。

司儀喊道：“新郎新娘拜老人！”於是，滿囤和他的媳婦梅梅便在桌子前面跪下向爹磕頭。爹打懷里掏出一個銀項圈和一串麻錢放到桌子上。

“全家向老人磕頭！”司儀又喊道。

康大伯和一個老婆婆（看樣子是大伯的老婆）坐在桌子正面。下面，滿倉、滿囤、梅梅，還有一個中年女人（看樣子是滿倉

的妻子)，四人站成一排，小栓一个人站在他們的后面，向康大伯和老婆婆跪拜。——这一切，都是在吹鼓手的吹奏中进行的。

吹鼓手轉換成大秧歌队，正在康大伯院子里“排門子”（这是地方的风俗：鬧秧歌的头一天，秧歌队要到所有的人家門上扭一趟，庆祝一年之喜）。秧歌队里有男有女，滿囤和梅梅也参与其中。

鬧秧歌的人們扭着“剪子箍”，背景上可以看見康大伯正把一柱香插在“土神”怀中。他轉过身，小栓已經爬在他的背上了。他背着小栓，站在門台上看着扭秧歌的人，高兴得一直沒有合攏上嘴。

扭秧歌的人們变换成一个圓圈，慢慢地轉动着。圈当中一个打伞的把伞头向外幌了两下，打击乐器立刻落下来。打伞的領唱道：

“走了一家又一家，康大伯是一戶好人家；
儿孙成双又成对，輩輩下来有福气！”

众合：

“嗨吆呀嗨，輩輩下来有福气！”

突然，鑼鼓的打击乐声变成打門的声音。栗家河的恶霸地主兼民团团总栗九登出现在門口，康大伯被惊得目瞪口呆。

.....

大門嘭嘭地响了几下，有人叫道：

“康大伯，康大伯！”

康大伯在院子里正睡着，猛一下坐起来，惶恐地向周围看一下，滿仓、滿囤和小栓还在那块破席片上睡着。

“康大伯！”大門外有人又叫了一声。

“哎，甚事？”康大伯迷迷糊糊地問。

“今天祈雨啦，庄里人选你抱‘雨瓶’啦，叫你一会就到龙王庙上来！”大門外的人說。

“哎！”康大伯应了一声，仰头看看天空：天空里烏云退散了，但太阳还没有出来，天才麻麻亮，院子里还黑糊糊的。康大伯急忙摸摸地皮，地皮照旧干干的，虽然晚上吼雷打閃一陣子，但一点雨也没有落。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把滿仓和滿囤推了一下：

“滿仓，滿囤，天不早了，都起！”

兄弟俩应声坐起来。小栓还蜷曲着小腿，在呼呼地睡着。

二

康大伯端一碗开水煮的苦菜，打窑洞門里走出来。

院子的破席片上，小栓还睡着。外爷輕輕地拍了他一下：“小栓子，快起来。”小栓子坐起来，看看滿仓和滿囤都不在了，問道，

“外爷，我大舅和二舅呢？”

小栓狼吞虎嚥，几口就把一碗煮苦菜吃了一半。突然，他抬起头来看外爷：外爷的嘴唇干干的。

外爷发现自己的疏忽，慌忙舐了下嘴唇，又用手掌把嘴擦了一下，但是，仍然沒有瞞过聪明的小栓子。

“外爷，你又沒吃。”小栓努着小嘴說。

外爷鍾爱地摸摸他的短头发，也努起嘴哄劝道：

“再不敢这样。好好吃，外爷吃过了。”

小栓故意皺着眉头，一只小手按了一下肚子，一只手端着碗給外爷伸过去：

“我肚疼。”

外爷的眼泪刷地流下来，把他抱在怀里，在他的头上亲吻着。

“不要哄外爷，快吃了，一会跟大舅浇苞谷去。”

外爷和外孙子正为半碗苦菜汤推让中，栗家河栗九登的两个团兵，不声不响地打大门外走进来，每人手里提一根藤条鞭杆。康大伯看见团兵进来，立刻站起，擦了下眼泪，带着勉强的笑容迎上去。

“你们满仓呢？”团兵甲冷冷地问康大伯。

满仓正打庄子坡上往回走着。他三十多岁，赤脚片，右手拿个小镰头，左胳膊上挂一个柳条筐，筐底上盛着一大把苦菜——这就是他上山劳动一大早的唯一成果。他走进大门，看见团兵就象碰见蛇一样，本能地往后退了两步，随即又走上来。

团兵乙举起藤条鞭杆对满仓指了一下：

“栗团长今天要到县里去，你们欠的大款、维持费和地亩税叫你昨天一次缴齐，为啥没送去？”

康大伯摊开两手，用悲哀的声音恳求道：

“再宽容一回吧，老总，实在没有办法呀。”

“放屁！”团兵甲一掌推得康大伯向后踉跄了下：“没办法就不缴了？”

满仓看见爹受了气，忍住住内心的愤慨，壮起胆子，但却是和和平平地说：

“我爹年纪大了，不要打他。咱们慢慢商量，老总。”

团兵甲向他伸出一只手，冷冷一笑道：

“好吧，把款子拿来！”

“老总大人，实在没有钱呀。”他把筐底上的苦菜斜转过

来，“看，一早上就挖得这么一把苦菜，人都快饿死了，还……”

“誰要你給老子哭穷！”团兵甲打断他的话，照他背上抽了两藤条鞭杆。团兵乙把他推了一掌：“走！”

小栓吓的哇一声哭起来，外爷流着眼泪抱起他，从大門追出去。

滿園，廿多岁的漂亮小伙子，他左手提柳筐，右手拿一把斧头，正打他們院子的对面山坡往下走，一眼看見哥哥被团兵拉走了，猛一怔，站住了。他望着望着，不由得怒火迸发，捏紧斧头打山坡上冲下来。

团总栗九登的灰色砖瓦楼子大門外面，挤满了人。滿園正往人群里拥挤着，被梅梅把后衣上拉了一把：

“滿園！”

“梅梅？”滿園回过头見是梅梅。

梅梅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哽咽着道：

“把我爹也捆走了，这怎么办呀？”

突然，前面的大門口內，飞起两根藤条鞭杆，从人們头顶上劈下来。

“把路閃开！”两个团兵吆喝道。

人們立刻閃在两边，讓开一条小道。这时我們才看見康大伯抱着小栓，站在大門口的前面，眼里含滿了泪水，朝里头望着。

梅梅的媽媽张二孀，站在康大伯旁边，眼睛里閃着泪花，不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朝大門里望着。

十来个被綁着的人在六七个团兵的押解下，打大門里走

了出来。其中有年青小伙子，也有老头子。最前头的一个是滿仓，第四个便是梅梅的爹张德宽，人們都管他叫张二叔。

被綁的人們走过人群中間的“小巷”，两边守望的亲人和邻居都痛苦地瞧着他們的背影，拥挤着跟上去。

这时，栗九登的弟弟二掌柜栗九盛在大門口出現了，于是有些人轉过身迎上去。有的喊：“二掌柜”，有的喊：“二老爷”，有的直喊：“老爷”，向他跪拜求情。康大伯和张二孀等其他一些人，則仍跟着滿仓等被綁的人走过去。

在一棵大柳树下面，团兵和被綁的人停下来，刚才那两个拿藤条鞭杆开路的家伙，把一条大麻繩的一端——早已拴了鉄鈎子的一端，甩到树叉上。这时我們看見这个树叉的粗皮已經沒有了——不知被多少次这样的繩子磨得光溜溜的！这是这股匪徒們的暴行罪証之一！

带鉄鈎头的繩子很順当地打树皮叉上溜下来。一个团兵抓住鉄鈎，挂在綁着滿仓手腕的繩子上，站在旁边的二掌柜向另两个团兵揮了一下手，那两个团兵便把大繩子的这一端使劲一拉，滿仓一声惨叫，两只脚便离开了地面，升到半空中去了。

站在旁边的亲人和邻居們，都掩目嚎啕了起来。

滿囤的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自己上衣的領口，一只手紧捏着斧头，两只眼睛里噴射着不可抑止的怒火。

这时，栗九登端着水烟袋，从大門口悠然地走出来。他四十来岁，青蛙眼，蔓菁头，矮矮的个，却象肥猪那样胖。他穿一身民团制服。从他那脸上百变的表情，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其狡猾阴险的家伙。

康大伯抱着小栓，张二孀拉着梅梅，还有一些男女老年人，向栗九登迎上去。

滿囤极力控制住心头的怒火，扑到康大伯面前，准备向栗九登搭話，但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康大伯便把他一挡，自己閃到前头了。

“栗团总，先把人放下来吧，款子的事咱再商量。”康大伯含着眼泪，忍受着最大的痛苦，对栗九登恳求道。

“款子的事大家承担。”一个老头說。

藤条鞭杆啪啪的响着，滿仓惨叫着……。

“栗团总，快别叫打了。”所有的人都好象打到自己的亲人身上一样，眼泪汪汪地哀求着。

滿囤窜到树底下，把斧头往地下一扔，对二掌柜狠狠地道：“把我捆起来替一会我哥哥，行不行？”

“你也想上去，行啊。”二掌柜把手一挥对团兵道：“把这小子也捆起来！”两个团兵立刻扑过来抓住滿囤。

栗九登噴了一口浓烟，向正在吊打滿仓的团兵說：“先放下来。”然后，他慢悠悠地轉过身，向人們扫視了一下，作出要講話的姿势。

被綁的人和所有的亲人們，見栗九登要講話，都向前湊了湊，形成个半圓形。

“大家都是前村后庄，有的是隔山邻居，說起来都認識。可是总不能单凭这一点，就不繳款子呀？”栗九登一本正經地对大家說。

“这天年，連吃的也沒有……”

“人都快餓死了。”

“庄戶人家哪来的錢繳这么多的款子呀！”

人們七嘴八舌地申訴着，哀告着。

栗九登狡猾地笑了笑，說：“好吧，我給大家帶個面子，准你們遲繳幾天。”

人們的臉上立刻露出一絲意外的希望。

“我今天上城里去，”栗九登說，“先把款子給你們墊出來。”

他把“墊出來”這幾個字咬得特別清楚，可是這幾個字卻象釘子扎在人們的心頭上一樣。大家重又皺起了眉頭，痛苦地相互交換起眼色來，他們知道，這並不是一件喜事，而是一個不祥之兆！它意味着更大的災禍還在後面！

栗九登見大家這種神情，便又加重語氣說：“五天以內，你們都要把款子預備齊啊。記住，五天！”

三

一塊干裂的土地上，長着稀稀落落的苞谷苗，都快要枯死了。小栓在前面的苞谷根下圍着土圈。後面，滿倉把桶里的最後一瓢水倒在土圈內一棵苞谷根下，然後拿起担子，挂住水桶，正準備再去河里挑水。這時，有三個青年人——我們在前面看見過的被栗九登綑綁過的人——走到他跟前。

“五天的期限快到了，你打算怎辦，滿倉？”一個問。

滿倉愁苦地放下水桶：“有甚法子，你們說呢？”

“當土匪去，投奔薛老六，我們已經商量好了。”另一個把胳膊一揮說。

滿倉看看小栓，小栓還在前面只顧圍他的土圈。滿倉和三個青年都坐下來。

“當土匪我也想過，我看不如當兵好。”滿倉接着解釋道，“當了兵，財主家就不敢那麼欺負咱了，又比當土匪保險；再

說，還能多少掙幾個錢，照顧家里。”

第三个青年反駁道：“当兵还得受官长的打罵，也掙不了几个錢；当土匪碰对了，搞来三五十的，把款子一繳，还照样能回来种庄稼。要是当了兵，就回不来了呀。”

“薛老六是栗家寨薛团总的侄子，腿粗着啦，不要怕！”一个說。

“你如果不去，我們就走了。”另一个說。

滿仓看看脚下的土地，瞧瞧小栓，犹豫了半天，心一横，問：“几时走？”

三个青年同时說：“今夜里。”

四

太阳象火一般地烤人，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，肩上挂一个毛搭襖，头戴一頂旧草帽，身穿一件粗条格子白布衫子，在山野里的小路上走着。他是剧中的另一个主角——吳平。

山野里光秃秃的，看不見田禾，但在那干裂的土地上，到处都可以看見寻野菜、挖草根的人。所有的榆树几乎被剥光了皮，枯死了。偶然有一棵未枯死的榆树，却爬着不少的人，正在剥它的皮。

吳平一边观望着这一切凄凉景象，一边想着他临动身前，共产党陕北特委的负责人对他說的那些話。此刻，那些話又重新在他脑子里迴响了起来：

“連年大旱，穷人把树皮、野菜、草根都吃光了，但国民党政府、軍伐、民团加給老百姓的苛捐杂稅却竟多到八十几种。豪紳地主則趁火打劫，大量低价收买农民的土地。这样，今天摆在农民面前的：一是听天由命，等着餓死；一是当土匪；一是

起来革命。

“你到栗家河的任务，是先和老楊接上头，恢复和发展党的組織，領導农民起来走后一条道路：革命！”

吳平走着走着，抬头一看，夕阳已經落山，在西边的天地相接处，只剩下一小块晚霞。山路上，灰濛濛的，万籟无声。

吳平在一条山谷的小路上走着。山谷的两边，都是茂密的树林。

树林里，几个人影閃了一下，突然，有人喊了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从树林里跳出五六个人，把吳平围住了。在这五六个人中，有四个是我們已經見過面的，他們是。滿仓和約滿仓当土匪的那三个青年。他們有的拿着馬刀，有的拿着斧子，滿仓拿一把杀猪刀子，亮晃晃的。他們把这些武器一齐对准吳平的前胸后背。其中一个首先夺去他的毛搭襖，另一个搶去他的草帽子。

吳平已經明白了一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要稍微表現出一点不痛快，馬上就会一命嗚呼。而这样死去，在他看来，是没有价值的。因此，他干脆脫下布衫，翻过里子，把縫在腋窝下的十几块白洋（党組織給他的活动費）拆出来，交給他們。

滿仓猛一把夺过布衫，把杀猪刀子刺向吳平的胸口：

“你是个財主？”

滿仓的动作和問話，虽然是这样的突然，出乎吳平的意料，但是吳平却立刻理解了他的心情。要是个財主，那再怎么表示得心順，也恐怕完蛋了。

“不，我不是財主。”吳平极力使自己的态度誠懇，使对方相信他的話，“逼得没办法，只好把婆姨卖了，回去繳款子！”

滿仓遲疑地慢慢收回了刀子，並且想把布衫還給吳平。
這時另一個人拉了他一把，便都一轉身跳進樹林中去了。

吳平嘆息地搖了搖頭，只穿着一件沒袖子的白汗褂，順着山谷的小路向前跑去。

五

小山嶺的廟宇圍牆外面，几棵披滿了灰塵的松樹，靜靜地矗立着。離松樹不遠的地方，有兩棵被剝光了皮而枯死的榆樹，另一棵榆樹雖然尚未枯死，但也在危急中，因為有幾個人正在剝它的皮。這幾個人是——滿囤、梅梅、張二叔、張二孀。廟院內，人聲嘈雜，響起宏亮的鐘聲。

吳平通過廟宇側面的小路，突然停住了腳步。他看見遠處幾十丈高的懸崖峭壁上，有幾十孔如同蜂窩似的黑洞。——這是栗九登祖傳三代的隱藏洞，這地方管它叫“崖窩”。

吳平順着山坡，一直向大川走下來。

大川的馬路上，走着很多逃荒的難民；有的蹣跚地游動着，有的躺在路旁，小孩子哭叫着……

離馬路不遠的几棵大樹下面，小栓正在邊挖着野菜根邊吃着。

吳平走到這裡，站住了。他的視線落到小栓身上：

“喂，小孩，你是不是栗家河的？”

小栓原地轉過屁股，一本正經地點點頭，然後又帶有几分調皮的味道理說：

“我不叫小孩，我叫小栓。”

吳平被小栓的答話逗笑了，他好奇地走過來。

“你叫小栓，那你們家一定還有個大栓，是不是？”

小栓摇摇头：“我没家，我在外爷家住。”

“啊！”

吴平索性一屁股坐到小栓跟前，又问：

“外爷家都是受苦的？”

小栓点点头：“嗯，我二舅还正在站年汉呢！”

“噢！站年汉，我知道，就是你外爷没有钱给你二舅娶媳妇，叫他给有闺女的人家干几年活，就把闺女引回来，是不是？”

小栓机灵地点点头，然后又没头没脑地说：“梅梅她爹年纪大了，不能劳动嘛。”

吴平抬起头，猜想了一下：“梅梅就是你二舅给站年汉那家的闺女？”

小栓又点点头，突然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问这个干甚么？你是人贩子？”他带着惊愕的神色注视着吴平。

吴平鍾爱地摸了摸小栓的头发，马上挺了挺身子，装出一付很凶的样子问：“你看我这样象个人贩子吗？”

小栓看见吴平的样子很滑稽，就笑了起来。这时候，吴平想起要打听的正经事，低声地问：“你们村里的老杨在家不在？”

小栓盯着吴平看了看，作个鬼脸：“老杨上个月就叫栗团总送到城里枪毙了！”

“啊！”吴平吃惊地叫了一声，但马上又镇静下来：“真的？”

小栓看看跟前没有人，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：“栗团总对村里人说，看见找老杨的人，就赶快报告他，赏给五斗谷子，”他做了个枪毙人的姿势，继续说，“要不报就枪毙。”

吴平慢慢地垂下头，沉默了一会。

“栗团总今天在家不在？”

“上城里去了，二掌柜在家。”

吳平轉過身慢慢走了几步，这意外的消息完全打乱了他原来的計劃。当他正在考虑今后工作如何进行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小栓走在他身边低声叮嘱他：“你可不敢給二掌柜說我告訴你的啊！”

听了这些話，吳平心情非常激动，但是他現在沒有任何办法来感激小栓，他想把他抱起来亲吻一下，可又怕引起路上行人的注意，他只好再三再四地在小栓头上輕輕地撫摸。

馬路上的难民更多了，有走着的，有正走着突然倒下的。

小孩无力的哭声……

羊皮鼓和銅鑼等打击乐器声伴随着悠长的哀祷声，从远方传来，越来越近：

“龙王老爷早下哟——啊！

清风——細雨，

救呀——万唉嗨民啊！”

在大路上走着的难民們都不自禁地停下，仰望着天空，应和着。在唱到最后一句时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流下了眼泪。

祈雨的农民們从山岭后面閃出：这些人的头上都戴着柳条編的圓圈圈，手里拿着柳梢或松枝。走在最前面的是四个抬龙王楼子的和打着鑼鼓大鈸的人們。他們迈着疲憊的双腿，无力地唱着哀祷歌，向前踉踉蹌蹌地走着。

山腰的峭岩上，一股晶瑩的水柱嘩嘩地暢流着。祈雨的人們向它參拜了三下：“參神啊！參神啊！參神啊！”然后繞过一个巨大的水坝，繞过栗九登門前繁茂的鴉片烟和苞谷地，进入干旱地带。人們又从一个土楞上跳下来，逕直跃入鏡头。

小栓从地上蹦起来：

“我外爷，抱‘雨瓶’的！”

他兴致勃勃地给吴平指点着。

吴平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抬龙王楼子的人们。

在龙王楼子前面的两根抬杆中间，康大伯双手抱着“雨瓶”，脊背紧紧地靠在楼子的门上，身躯随着楼子的摇晃而摇晃着。

楼子走近镜头，我们看得清楚了：康大伯头上的柳圈戴得端端正正，别人戴的都东倒西歪，很不规则，尤其是那个打羊皮鼓的后生，戴得更歪。在康大伯那满布尘土的脸上，有着一道道汗水流过的痕迹。不，不完全是汗水，就在这一霎时间，我们也看到从他眼角里涌出两颗泪珠，滚过斑白的胡须，掉到胸前的“雨瓶”里！

祈雨的人们穿过马路，向河滩走去。

吴平久久地望着祈雨的人们的背影。刚才小栓谈的话和眼前看到的景象，以及组织上对他谈的话，一起涌上他的心头，他感到巨大的精神重担压在他心头上。他的脸色变得十分严峻。

小栓继续挖他的野草根。

从村子里——栗家河，传来犬吠声。

吴平转过身去。路上的难民朝狗吠的方向走着。

一个老头站起来挪了几步，身子一晃，又瘫软地倒下了。

吴平走上去扶起老头，沉痛地说：

“老人家，我扶你走，到村里去讨点吃的。”